

朱金城著《白居易年谱》

彭黎明

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一生，自大历、贞元至会昌七十多年中，经历了文学上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，政治上王叔文集团与宦官的对立，李绅、元稹与李逢吉的对立，李德裕与牛僧孺、李宗闵的对立，宋申锡、漳王之狱，以及李训，郑注甘露之变。这一时期的文坛人物和政治活动，几乎都与白居易有交往或牵涉。所以，白居易的生平、作品、交游的考订工作，就显得异常的重要了。

白居易生前曾自编《白氏长庆集》七十五卷，现存七一卷，共收诗文三千六百多篇，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，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唐史资料，很值得研究。但是，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，历来没有一部考订翔实的白氏年谱。现存较早的宋陈振孙《白文公年谱》和后来较为流行的清汪立名《白香山年谱》，都比较简陋并且谬误甚多，尤其是疏于白居易人事交游的考证，更是重大的缺憾。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记载，在他以前曾有李璜和何友谅的两种《年谱》，但都失传了，只有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里还保存着一个年谱，非常简略。可以肯定，这些年谱的质量不会高于陈谱。以上情况不影响到当今有关白居易的学术研究，如有一些整理《白氏文集》及选注本中所附的《白居易简谱》，承袭陈、汪两氏《年谱》中的疏误，未加翔实考订。

唐诗研究专家朱金城先生，完成《李白集校注》之后，又编著了《白居易年谱》一书，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不仅弥补了白氏年谱的不足，纠正了前人的谬误，而且有许多创见和新资料，加之编撰系统，考订翔实，材料完备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

《白居易年谱》一书，是作者二十多年来笺校《白氏长庆集》的基础上写成的，所以功力深厚。书中包括谱文和笺证两部分。谱文部分列出白居易的生平事迹，有关时事，交游人物及诗文系年。笺证部分对

作品涉及的人和事进行了缜密的考证，这在编撰年谱的形式和方法上也是一个突破。尤其是在考证中，对《陈谱》、《汪谱》，日本花房英树《白居易年谱》，近人白氏研究文论，乃至两《唐书》等有关典籍的疏漏、失误，作了大量的补证，解决了唐代文史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。如在纠正《陈谱》《汪谱》的谬误上，考证贞元四年以前白居易无赴长安谒顾况的可能，纠正陈、汪据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谓白居易“年十五六时袖诗谒顾况”之误；考证白居易元和十五年夏自忠州刺史召还，纠正陈、汪谓于元和十五年冬之误；考证白居易罢太子少傅官在会昌元年，以刑部尚书致仕在会昌二年，纠正陈、汪以及花房英树白氏《年谱》、顾学颉白氏《年谱简编》之误，等等。在纠正两《唐书》的记载错误上，考证白居易贞元十六年登进士第，纠正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称其“贞元十四年”登进士第之误；考证李洧为李正己之从弟，纠正两《唐书》谓李洧为李正己从父兄之误；考证李建卒于长庆元年二月二十三日，纠正两《唐书》谓李建卒于长庆二年之误，等等。

日本学者花房英树《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》及《白居易研究》（世界思想社1971年版）第一章《白居易年谱》，是近年研究白集及编订白氏年谱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。但其中也有不少错误。本书也逐一加以纠正。如考证白氏《代书》一文作于元和十二年，纠正花房英树系于元和十三年之误；据《登科记考》考证白敏中长庆二年进士及第，纠正花房英树据陈、汪谱谓长庆元年之误；考证白氏《奉使涂中戏赠张常侍》诗中“张常侍”为张正甫，纠正花房英树《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》谓此诗指张仲方之误，等等。对国内近人研究白氏成果，也有不少突破，如据韩愈《韦丛墓志》及元稹授秘书省校书郎的时间，考定元稹贞元十九年与韦丛结婚，纠正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据《侯靖录》系于贞元十八年、顾学颉《白居易年谱简编》系于贞元二十年之误；据白氏《雨中招张司业宿》及张籍《赠主客刘郎中》诗，考证刘禹锡大和二年接替张籍任主客郎中，纠正卡孝萱《刘禹锡年谱》谓大和二年张籍接替刘禹锡任主客郎中之误，等等。以上所举仅是点滴，但足以说明此书的学术价值。

此书最大的特点，乃是对白居易交游和人事的考证。白居易的一生与人交往甚多，但在学术上居于重要地位的主要有两人，一是早年的元稹，二是晚年的刘禹锡。所以谱文中特将元稹和刘禹锡并列，详述了两

人的生平、著作和官历，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至于白居易诗文中涉及到的交游人物，又在笺证中加以大量的引证，如据陈思《宝刻丛编》考证白氏《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见寄》诗中“崔使君”为江州刺史崔能；考证白氏《病假中庞少尹携鱼酒相过》诗中“庞少尹”为京兆少尹庞严；考证白氏《期宿客不至》诗为酬徐凝之作，等等，不胜枚举，从而解决了不少历来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，填补了白居易研究中的空白。

笔者认为，此书的出版，对于研究白居易的文学成就和唐代文学的发展，以及有关的唐代政治、经济，乃至典章制度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这对我国关于白居易研究的深入发展，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“捧”当作“帮”

——《蒲松龄集》纠误一得

《蒲松龄集》下册《富贵神仙·楔子》有段唱词：“这人原是一个才子，他下半世的荣华尽可观。每日奔波条处里撞，一举成名四海传。歌儿舞女美似玉，金银财玉积如山；一捧子孙皆富贵，美妾成群妻又贤”。这里的“捧”当是“帮”字之误，因形近而讹作“捧”。在山东方言里说“群、批、伙”好用“帮”字，如“那帮人里有他弟弟”，“来了一大帮人”等，而没有说成“捧”的。其实按意义应作“帮”，“帮”有“批，群，伙”之义，如周立波《暴风骤雨》就有一例：“他当令，尽找三老四少能说会道的那帮人”。现在把江、张、姚、王叫做“四人帮”亦即此义。但由于“帮”读阳平调（bāng），而“捧”读去声调（bàng），山东方言中说“一群人”时常说成去声“bàng”所以蒲老先生用了（或想用）“捧”字，不知是老先生笔误还是后人因形近而误作了“捧”，放在这里就读不通了。

徐传武